

俄为北极军事斗争做准备

近年来，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世界多国围绕北极展开激烈争夺，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考虑到北极地区的地理特征，未来军事冲突将主要在岛屿上和空中进行。为此，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放在开发北方海上航线、加强北方舰队的水面战斗舰艇部队和海基战略核力量、部署特种部队以及加强空军基地和机场网络的建设等方面。

开发海上航线

北方海上航线是连接欧洲和远东地区港口的最短距离航线,也是俄海军北方舰队与太平洋舰队战时相互支援的捷径。

2013 年 10 月,以北方舰队旗舰“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为核心的

舰艇编队,完成了北冰洋巡航。俄国防部副部长巴辛表示,此次航行是俄罗斯“探索北方海上航线、开发北极”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俄海军总司令奇尔科夫表示,此次航行得到了北极地区航海和水文地理方面的大量最新数据，更新了海上航线图,建立了水文气象观测站,在岛屿上设置了大地测量单元，考察了不具备破冰能力的船舶在高纬度地区航行的可行性。这次独一无二的航行体现了俄罗斯在北极开发上具备的强大实力。

建设机场网络

为保证在北极地区的兵力投送和掌握制空权，俄罗斯北极地区的军用机场网络建设进展很快。目前,俄空军远程航空兵拥有 63 架图 -95MS、18 架图 -160

战略轰炸机以及 80 架图 -22M3 中程轰炸机，大部分都可在北极地区执行军事行动。俄空军飞行员大都拥有在北极地区复杂气候条件下的飞行经验。

如今,被弃用超过 20 年、位于新西伯利亚群岛的捷姆普空军基地重建后恢复使用,并计划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扩建,满足全天候使用要求,能够起降包括安 -26、安 -72、安 -74、伊尔 -76 等大中型运输机在内的俄空军所有型号飞机,这里是俄空军在北极地区的主要基地。

加强北方舰队

北极公海海域面积达 100 万平方公里。北冰洋两条水道——俄罗斯和挪威的“东北航道”以及加拿大北端的“西北

航道”，是北方舰队进出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略通道。

经过北极上空是俄罗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和潜射弹道导弹突击到美国本土的最短距离。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常年在挪威海和巴伦支海巡航，其装备的“标准 3 Block IIB”导弹,能将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于助推阶段。在此背景下,俄海军对北方舰队海基战略核力量进行升级。2013 年 1 月,“北风之神”级首艇“尤里·多尔戈鲁基”号加入北方舰队,搭载“圆锤”分导式多弹头潜射弹道导弹,2020 年前该级计划建造 8 艘,半数将配属给北方舰队。

《中国青年报》2014.3.24 文 / 李大鹏

从南海大搜救看中美军力差距

中美海空行动迅速

香港《亚洲周刊》3 月 23 日一期(提前出版)报道称,除了马来西亚与越南全力投入搜寻，在此事件中有一百多名公民失踪的中国也派出了历来最大规模的海事救援队参与救援行动。这包括了海军导弹护卫舰绵阳舰、导弹驱逐舰海口舰、巨型补给舰千岛湖舰、两栖船坞登陆舰昆仑山舰与井冈山舰，同时调动 4 艘救援船参与救援工作。

报道称，由于南海海域涉及多国主权纷争,极为敏感,在马航失踪事件发生后，中国最初只是派遣海事救援船进行救援工作。不过在美国宣布派遣海军战舰前往该处后，中国即刻向越南要求派遣战舰进入失踪海域并获得越南的批准，这使当前两大强国的战舰同时处于一片海域。

报道称，中国派遣的军舰阵容包括现役最先进的 052C 级导弹驱逐舰海口

舰。澳门军事会会长黄东说,事故海域现在在数量繁多的搜救飞机，海口舰上有较先进的雷达系统，可在现场发挥协调作用；体积庞大的登陆舰可装载大量救援人员、设施,甚至可以建立海上指挥中心。

中国尚存侦测“短板”

报道称，美国这次从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调来 P-3C“猎户座”反潜机参与搜救,中国则没有派出大型反潜机。

这次救援阵容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国在大型反潜机领域的滞后。使用螺旋桨动力的 P-3 系列飞机经过不断改进,还将继续服役美军;而基于波音 737 设计的 P-8 海上巡逻机也在 2013 年开始服役。中国尚无现役大型反潜机,与 P-3C 定位接近的反潜机型“高新”-6 仍处于测试中。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匿名官员称,五角大楼曾动用一套“在全球范

围内搜索爆炸光亮”的系统,但并没有在其“监控数据”之内找到爆炸的迹象。

黄东分析，这里所使用的可能就是“国防支持卫星”。美国的国防支持计划诞生于冷战中，此计划的卫星采用红外探测设施监控全球各地的导弹发射喷流,为美国赢得应急时间。而近年来,更先进的“天基红外系统”正逐步取代国防支持计划,给美国提供更广泛、精确的监控。

报道称，中国是世界第三卫星大国，还建立起了覆盖全亚洲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但预警卫星还是中国的“短板”。

黄东介绍,中国拥有“海洋”一号、二号等环境监测卫星,但还没有预警卫星。不过,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2013 年报道，中国的战略核力量第二炮兵部队已将“天基红外预警系统”的筹建提上议事日程。

《参考消息》2014.3.16

美国“蝎子”多用途轻型战术飞机

如果按照传统观念,这架被称为“蝎子”却没有军用编号、可以携带武器的亚音速双座喷气式飞机似乎应该被归入“教练 / 攻击机”的范畴。这个“蝎子”被称为“多功能轻型战术飞机”，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蝎子”是有战斗力的多用途飞机，是“轻型飞机中的战斗机”。

从照片上看,“蝎子”是一架双座双发的轻型喷气式飞机，采用有水平尾翼的外倾双垂尾布局,主翼为平直上单翼,这些对于一架亚音速飞机来说都算是“典型”设计。但“蝎子”的另一些特征就比较“非典型”了:比如 2 台发动机间隔较大、发动机舱外壳有如“茧包”、水平尾翼为非全动式等等，在现代军用喷气式飞机上就很少见到了。

按照德事隆公司公布的资料,“蝎子”多用途轻型战术飞机机长约 13.26

米,翼展约 14.42 米,空重超过 5.3 吨,最大起飞重量超过 9.6 吨；机体内部可装载 2.7 吨以上的燃油和近 1.4 吨的机载设备,最大外挂能力超过 2.7 吨。

“蝎子”的最大飞行速度超过 833 千米 / 时,最大升限超过 13.7 千米。目前的“蝎子”原型机尚未安装航电设备,但在机头预留出了可以安装机载雷达的空间(原型机里装的是配重物)，理论上可以安装 1 部诸如 APG-67 或类似型号的小型机载雷达。但从德事隆公司公布的效果图来看,“蝎子”机头下方将会安装 1 个半球形光电观瞄装置。此外,“蝎子”的机腹内有 1 个可容纳近 1.4 吨设备的机舱,舱内可安装光学和电子侦察设备,也可以很方便地将其改造成燃料舱和武器舱。如果作为燃料舱使用,那么“蝎子”的续航能力将得到“近乎成倍的提高”；如果作为侦察设备舱使用,那“蝎子”就



可以用多种方式对感兴趣的地面目标实施侦察监视;如果作为武器舱,“蝎子”理论上可以将机载武器全部内置，从而拥有最低限度的“低可探测能力”。

除了机腹的多功能舱,“蝎子”翼下还有 6 个武器挂架,可以携带火箭弹、空空和空地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等武器;其最大外挂能力为 2.7 吨，不逊于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型在役的轻型攻击机。

《现代兵器》2014 年第 2 期 文 / 陈培琦

克里米亚退居俄国 俄成美主要威胁

美国《旗帜周刊》3 月 18 日,由曾任美国国防部中国科科长丹·布鲁门撒尔写的文章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反映这一点:所有目光近来一直聚焦于一个政权——它不满冷战后现状、坚信地缘政治上以自我为中心的秩序、怀有长期安全担忧。这说的是哪个国家?在俄罗斯侵入克里米亚前,答案明显是中国。如今随着俄成为头号修正主义国家,中国退居次席。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有关正确秩序的历史观正推动着旨在转变地区和全球力量平衡的政策。这两国的安全领导人坚信,国际政治是零和博弈。北京喜欢讲“双赢”,但连它向华盛顿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似乎都意味中国想一帆风顺地成为世界霸主。

意识形态、冤屈感及对权力的精心算计,驱动着莫斯科和北京。同样,两国都担心各自海上航线的安全。中国经济依赖海外能源和海上贸易,而控制印度洋和亚太海上运输线的是美国。北京进行海军现代化和扩大亚洲近海领土,就是为应对这个现实。

重要问题不是俄罗斯为何如此咄咄逼人,而是中国为何没有。两国的国内政治差异给出答案关键。中国如今仍是相对谨慎、寻求共识的国家。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必须接受,俄中仍是修正主义国家,其特征是傲慢与不安全感的组合。这种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源于地理条件和美国的长盛不衰。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应被置之不理。

北京正密切注视着美国的决心和信誉。中国领导人如今一定在问:冷战后的欧洲秩序是不是现在可以改变了?有没有至少值得试探的美国红线?北京能创下先例,采取行动“保护”海外华人吗?离间美国及其亚洲盟友,特别是日韩,中国还能做更多吗?

美国应主动采取行动,确保针对北京这些问题的答案全是否定。虽然应对俄罗斯,目前美国选项有限,但在亚洲,华盛顿仍可避免造成既成事实。中国的国力和地位会不断上升，所以华盛顿需要不懈的战略加之不懈的执行，确保中国周边都是与美结盟的强大国家。

《环球时报》2014.3.20 译 / 乔恒

美国 DRC 公司是美军从事大数据研发任务的重要承包商,正在研发的大数据软件可以解决军队跨军种、跨部门协作的问题,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规范和协调,可以为指挥员和部队呈现一幅统一的作战空间视图。

第三,自主式作战平台将成为未来作战行动的主体。大数据技术将赋予无人作战平台一定的“能动性”。以无人机为例,在大数据技术需求牵引下,美军正在研发能够以作战平台为依托进行数据边缘高速处理的“近传感器计算(NSC)”产品。

这一产品将使无人机不依赖成本高昂、功耗很大的通信系统,或者笨重、庞大的存储系统,就能够避免与潜在的其他飞行器迎面相撞这类事故。

《中国青年报》2014.3.20